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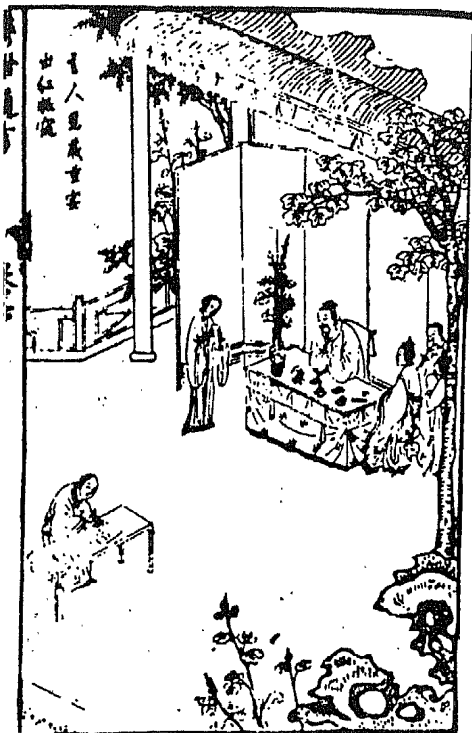
警

世

通

言

主人見客至  
出仁義院





湯火大光三昧要  
見本東面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利名門路兩無憑

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

爲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事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於臨安府聚安橋命鋪筆有本身造物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今日功名蹭

跽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弄還了房宿錢、催人挑了行李、迤來靈隱寺投奔印鉄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裹粽子、當下郡王釣旨、分付都管明日要上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齊備、都管領釣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侯押番一千人等、出

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運到西山靈隱寺先  
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鑼插鼓按郡王上殿燒  
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傍  
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  
施院子擡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  
郡王開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同魯生一孟嘗

晉朝鎮惡又高強

五行偏我遭時蹇

欲回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  
方丈長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有何人能

作得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  
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各庄  
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  
者、你可作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棕  
子爲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

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

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  
乙侍者問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分乏理  
集有八半  
同而爲信  
竟與不同  
者相示  
然

香粽年年祭屈原

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

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却受此艱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

眾意欲擡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  
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  
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  
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  
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眾僧接入方丈少  
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叶可常到面前道你  
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  
名菩薩讚

平生只被今朝誤今朝却把平生補重午一年期  
齋僧只待時主人恩義重兩載蒙恩能清淨得

爲僧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國夫人說這  
個和尚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  
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  
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  
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朴實一府  
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  
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  
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絲絲剪就交絨索樽俎泛菖蒲

年年五月初，主人恩義重，對景承歡寵。何日疏  
山家，葵蒿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  
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  
拏象板，立于筵前，唱起連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  
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  
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新詞唱徹歌聲利。一曲泛清奇，  
揚塵簌簌飛。主人恩義重，宴出紅粧寵。便要賞  
新荷，時光也不多。

右前相內  
席已具又  
使林新著  
如是等語  
也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簡他親

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今年却向僧房守，好事更多磨，  
教人沒奈何，主人恩義重，知我心頭痛，待要賞，  
新荷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覆恩王，  
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  
將新荷送盡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  
好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  
這禿驢詞內都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  
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投

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惟病不得只得掙鬧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上升堂

蔡蔡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嶽攝魂臺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辨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

有此一人  
還見賢王  
賴有心  
念不曾枉  
我口常也  
言中不細  
家理不知  
年一多少  
人

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逆流可常招道小僧果  
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  
一級供招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  
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  
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  
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  
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外從何而來肉中必有  
蹊蹊連忙入城去傳法寺與住持桑大惠長老回到  
府中與可常討饒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  
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



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  
這也是宿世冤業止得他量輕發落却又理會訖罷  
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  
府卽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待新荷  
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  
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差將新荷  
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靈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  
麻郎說卽長老接得可常請寺僧衆教長老休要安  
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此事必有  
蹊蹊久後自明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教可常將

息替嫁好了。着他自回鄉去。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有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姦。他的皮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源都管有姦。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姦。郡王喜歡。可常必然從你。我自來供與你家。并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

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  
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郡王面前實訴，也由脫了，可常  
和尚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部管出來，  
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部管到焦燥起來，罵道：「老賤  
才老無知，好不識廉耻！」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  
問結了，却說恁般鬼話來，罵人，你欠了女兒身價  
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做  
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  
話來，傍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  
了。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訴荷兒說，

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至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叫人拿來，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這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晚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端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有明白。」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郡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奸，妄屈了，可常和尙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

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錢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發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寧家，愿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請世泰，你

引有明  
如說可  
自持有所  
然其法  
以有則而  
字

首書  
說拾  
不說

一家有甚表記爲認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安供養妾  
亦怕他番悔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郡王  
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潑賤人屈了可常和尚就  
着人分付臨安府拏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  
一百日限滿脊杖八十送沙門烏牢城管料高斯荷  
寧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卽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  
和尚來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  
日到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爲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爲前生  
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

已分明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著

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

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趺坐同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龕子粧了可常擡出山頂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同寂

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院、公急急回府、  
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  
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後山、郡  
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主坐下、印長老帶領  
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留得柏原香、  
從今剪斷絲絳、

龍舟競渡盡爭先、  
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聞同寂、可常和尚、申午本良辰、誰把蘭湯浴、僧  
黍漫包金、蒲蒲空切玉、須知妙法華、大乘俱念足、  
手不折新荷、枉受攀花九月、下事分明、唱徹陽關、

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喫。

唱徹當時菩薩蠻。

撒手便歸兜率國。

眾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同。謝郡王夫人長老。併衆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作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正是。

從來天道豈凝眸。

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

弄來修德積陰功。

第七卷



修其權子  
相與起  
安記

忠陽王孫不下烈火  
性却排軍姓而住蘭  
理牙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宋人小說題  
作傷玉龍吟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  
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  
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著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  
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  
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  
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萬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

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蜂蝶紛紛過牆去  
雨後全無葉底花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颻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蝴蝶飛來忙劫劫

風花雨月  
是宋人  
詩道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

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吻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小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

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吻  
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  
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絲雲無覓處。夢回明月  
生南浦。

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  
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  
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腮邊紅褪青梅小

風雨不來春亦歸  
口角黃消乳燕飛

對景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娃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東坡先生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箇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陣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釣竿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釣竿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則聽得橋下裋褐舖裏一箇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廝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箇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箇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這箇看郡王。

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箇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瓊家裝裱古今書畫舖」裏一箇老兒引着一箇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山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卽時來他家對門一箇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

過對門張借舖裏請玳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兩箇相排了，就坐。玳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箇適來叫出來看郡王嬌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為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

針刺繡羣芳 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曾  
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  
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褙肚，府中正要尋一箇繡作  
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  
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  
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  
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  
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  
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

門下礪玉待詔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箇道好  
做一副勸玉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  
做得一副勸玉又一箇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  
箇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  
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箇後生年紀二十五  
歲姓崔名寧超事郡王道數年是并州建康府人當時  
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玉這塊玉上尖下圓甚  
是不好只好礪一箇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  
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箇月礪成了這箇玉觀音郡  
王卽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

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  
來，人得錢塘門，在一箇酒肆，與三四箇相知，方纔喫  
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  
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  
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盆  
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  
吼山會土，料應裝奴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  
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驃子，  
又不曾，寫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舉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箇人。」崔待詔既不見人，止循着左手廊下人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箇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寧打箇胸廝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身唱箇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攛掇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箇單身，却也痴心。秀秀見恁地箇後生，却也指望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

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  
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  
箇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  
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  
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  
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  
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此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  
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箇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

見此  
字小

止起不終  
此字在比  
將此在比

當時在月臺上，賈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啫。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啫。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箇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

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寒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張玉作信州有幾箇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箇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山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張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

久夫妻潭州也有幾箇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  
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  
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  
箇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  
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  
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箇着皂衫的一似虞  
候府幹打扮人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箇  
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  
這兩箇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  
官人承攬了工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箇

漢子頭上帶箇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纓，找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箇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箇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荔枝。一併悵惱且閒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名勝之選

這隻鴈鵠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箇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喫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謹呼囉哩劉兩府道百箇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鴈鵠大流傳直到鄉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這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

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過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箇，被他看破，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箇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大夫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恭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

邪正相實  
視也不打  
即不該  
撰定不論  
何人皆可  
卷之六

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箇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箇，請郭立喫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回耐這兩箇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箇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近紫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箇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卽時

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  
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  
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  
聲喏即將這兩箇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  
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  
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說殺夫人在屏  
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  
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  
王聽說道耐這兩箇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  
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

金瓶梅  
人亦云  
陽春集  
卷之四

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箇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處罪杖，發還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鷺頂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擡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

崔寧又若  
健了

引

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仰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箇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寧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箇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

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箇磁玉作鋪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箇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箇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開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

夫妻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箇花枝也似女兒，  
獻在一箇奢遮去處。這箇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箇  
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  
在臨安府喚官司。那女兒喚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  
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  
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求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  
兀自未到家，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  
道：「你尋崔待詔往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  
時不是別人，認得是媒公。婆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  
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

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箇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箇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箇觀音身上當時有一箇玉鈴兒失手脫下卽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箇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面嵌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箇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

崔寧曰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卽時使人去建

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  
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  
般的玉碾一箇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碾分請給養  
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  
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箇碾玉鋪須不  
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園巧方纔開得鋪三兩日一  
箇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  
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擡起頭來看軀身  
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喚了一聲搜開脚  
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

問則箇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以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巾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喫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箇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樊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見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

醋

河下過見崔寧開箇碾玉舖却見櫃身裏一箇婦女  
便是秀秀養娘那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  
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  
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  
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  
真箇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箇寫一  
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箇當直的轎轎抬一頂  
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箇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  
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箇轎轎來取  
秀秀正是

麥穗兩岐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箇一逕來到崔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來取你，則箇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箇騎番，便擡着逕到府前。郭立先人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

且以爲然

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圍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箇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箇有鬼。」郡王道：「却不耐教人慌。」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兄有兩箇轎番兒，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箇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

頭至尾說了一遍。那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那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而廝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箇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喚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讎。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

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  
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然倒地鄰舍都來看時  
只見

兩部脉盡總皆沉 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箇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  
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開磕牙  
嗔步娘捨不得生春局  
崔符詔撮不脫鬼冤家

卷之四

四

八